

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

居里夫人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44.685
12F

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

居里夫人

石 蔷 编著

目 录

一、不幸的童年	(1)
二、家庭女教师	(7)
三、求学巴黎	(16)
四、与居里结婚	(22)
五、镭的诞生	(27)
六、独自奋斗	(36)
七、享誉世界	(42)

一、不幸的童年

在世界伟大科学家的行列中，居里夫人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她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殊荣，她高洁的品格尤为世人所敬仰。爱因斯坦曾这样说：“在所有的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荣誉所颠倒的人。”

居里夫人原名玛丽亚·斯可罗多夫斯卡。她祖上原是拥有几百公顷土地的波兰贵族地主，18世纪末，沙皇俄国伙同德意志、奥地利瓜分波兰，致使波兰亡国。国家的多灾多难使人民生活受到巨大影响，斯可罗多夫斯基家族的财产越来越少，等玛丽亚的祖父约瑟·斯可罗多夫斯基降生后，家道已经衰落。为了改变日益困窘的家境，约瑟弃农研究学问，希望借此改换门庭，光宗耀祖。后来便在卢布林管理一所男生学校。

玛丽亚的父亲叫乌拉狄斯拉夫·斯可罗多夫斯基，他长大后仿效祖父，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后回到华沙教授数学和物理学。1860年，他与一位年轻、聪明而又美丽的女子结婚，按照当时习惯，人们称她为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她出身波兰小贵族，受过良好教育，在一所私立学校毕业后做了教师。她本性善良，风度娴雅。她开办一所寄宿女校，出色的管理才能使她的学校远近闻名，城里上等人的女儿纷

纷到她的学校读书。1867年11月7日，她最小的女儿呱呱落地，波兰人喜欢使用爱称，于是家人便亲昵地称她“玛妮雅”，她就是后来扬名全球的大科学家——居里夫人。

玛妮雅生活在教师之家，父亲严肃、慈爱，他在中级学校教了30年书。他的生活态度一丝不苟，无论做什么事，他事先都有一个颇为周密的计划。例如带孩子们外出度假，他一定制订一个旅程表，凡是重要的景点，都一一标出。他一生都在追求知识，他总是及时了解自己所教授的物理学的发展动态。他对语言文学也颇有研究，不仅能讲法语、英语、德语等儿国语言，还经常自己亲自写诗，每当周末，一家人围着茶炉谈话，他便给孩子们大声朗读波兰爱国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等人的作品。玛妮雅在这样一个学术气氛很浓的家庭中成长，使她自幼便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当她只有四岁的时候，她的二姐布罗妮雅和她一起学习字母。一天早晨，布罗妮雅在父母前朗读一段文章，玛妮雅嫌她读得结结巴巴，便从姐姐手里抢过书，非常流利地读出第一页的第一句，使她的父亲大为吃惊。作为教师，他们夫妇都觉得女儿四岁便开始学习未免太早，于是，以后每当玛妮雅伸出小手去拿屋里的大字书本时，父母便有意引导她做别的游戏，他们总是这样说：“你还是去玩木块吧，”或是“你的洋娃娃在哪里？……我愿意你到花园里去。”

玛妮雅到了入学年龄，她在西科尔斯卡女士开办的寄宿

女校学习。这里环境幽美，纪律严格。所有女孩都穿藏青斜纹哗叽制服，露出洁白的衣领。玛妮雅在班里年龄最小，但各科成绩总是名列第一，对于这个出色的学生，老师总是格外喜爱。

1825年沙皇尼古拉接替皇位，他下令把波兰改为俄国的一个省。波兰人民不甘心忍受奴役，武装起义风起云涌。沙皇对此采取严厉镇压，起义领袖被处绞刑，参加起义的革命志士被大批流放到西伯利亚。同时又派遣大批官吏、警察监视波兰人民，严禁出版有反抗思想的报纸和书籍，并且不允许波兰学生学习本民族的历史和语言。但是爱国的情感是封锁不住的，教师们常常偷偷在课上用波兰语讲述波兰历史。有一天，历史教师安多尼娜·杜巴利斯卡女士在课堂给学生们讲死去多年的波兰国王斯塔尼斯拉斯·奥古斯特·波尼阿脱夫斯基的事迹，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忽然，传来轻轻的电铃声，两声长，两声短，这是沙俄派来的视察员又来巡视的信号。学生们马上敏捷地将桌上波兰文的笔记本和书收拾在一起搬出教室，换上剪刀和线轴，低头做着缝纫活儿。不一会儿，校长西科利斯卡女士陪着视察员霍恩堡来到教室，他先是检查了几个学生的桌子，没发现什么违禁书本，然后便坐在椅子上准备提问。由于玛妮雅功课好，读书多，俄语又说得最流利，所以，通常由她来回答视察员的问题。这一次她照例被教师叫起，霍恩堡首先让

他用俄文背祈祷文，然后又让她说出一长串沙俄皇帝及皇族的名字和尊号，玛妮雅板着脸孔，毫无表情地但又一字不差地回答了所有问题。最后霍恩堡突然提出一个令人愤怒的问题：“谁统治我们？”玛妮雅不愿回答这个侮辱性的问题，她停顿了一会儿，霍恩堡又生气地大声重复了这个问题，玛妮雅压抑住痛苦与反抗的感觉，用低低的声音回答：“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全俄罗斯的皇帝。”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她的脸变得苍白。视察员走后，她再也忍不住扑在老师怀里痛哭。这颗幼小的心灵，过早体验到屈辱和悲哀。在短短几年中，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地降临到玛妮雅一家人的头上。

1873年暑假过后，玛妮雅的父亲斯科罗多夫斯基带全家返回诺佛立普基路，准备办理开课事务。他忽然得到通知，他的薪水减低，副监学头衔以及住房一同取消。他知道这是由于自己平时袒护那些在作业里出现“波兰性语句”的学生而遭到有关当局的迫害。与此同时，斯科罗多夫斯基被一位亲戚游说将自己全部积蓄3万卢布拿去投资所谓神奇的蒸汽磨，结果赔得一干二净。这真是雪上加霜。为了维持家庭必要的开支，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被迫接收寄宿学生，由他提供食宿和课外辅导，以便增加经济收入。这些寄宿生的到来，不仅搅乱了家庭生活的宁静，而且还带来可怕的疾病。1876年1月，一位寄宿生患斑疹伤寒，很快传染给玛妮雅的两个姐姐索希雅和布罗妮雅，几个星期之后，布罗妮

雅挣脱了死神的魔掌，而大姐素希雅却被伤寒夺去了生命，年仅9岁的玛妮雅生平第一次和悲痛欲绝的家人为姐姐送葬。而此时她的母亲也已是重病缠身。

斯可罗多夫斯卡夫人生下玛妮雅之后，便患上结核病，虽然经过多方治疗，仍不见好转。她是个坚强的女性，尽管病情渐重，但她仍然忙碌，她的衣服依旧十分整洁，她的脸上看不见一丝的忧郁，以至常常使人产生错觉，认为她身体健康。但她从不拥抱孩子，以免把可怕的疾病传给孩子，所以玛妮雅从小没有得到过母亲的亲吻，母亲至多用手指慈爱地抚摸她的额头，每当玛妮雅紧紧拉住母亲的时候，母亲总是轻轻推开她的手。玛妮雅虽然弄不清母亲这样做的原因，但她知道母亲身患重病，所以每当她晚上做祈祷时，总是加一句“保佑我母恢复健康”的祷辞。

家庭的不幸，并没有使玛妮雅的学习热忱有所衰减。每天晚上，她便和姐姐及其他住在家中的寄宿生一块读书学习，她总是提前做完自己的功课，余下时间或是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孩子，更多的时候则是独自一人坐在桌边读书。她对读书有一种特别的爱好，经常专心致志，旁若无人。有时姐姐和寄宿生们故意在她旁边大声喧哗，但她连头也不抬。于是有一天，她们想出一个逗弄玛妮雅的新办法，她们轻手轻脚走到玛妮雅身边，在她附近搭起一个高高的椅子架，然后悄悄离开，躲在一边看热闹。玛妮雅全然不理睬她们所做的

一切。半个小时后，她读完书中的一章之后，抬起头来，当她刚刚移动身体，便听到一声轰响，椅子架倒塌了。姐姐海拉高兴地叫起来，而玛妮雅刚刚从沉醉的书中醒来，她没有哭，也没有发怒，只是默默捡起书本，转到另一个房间，当她从那些恶作剧女孩们身边走过的时候，平静地说了一句：“真无聊！”那神情像个小大人。玛妮雅读的书内容广泛，书本为她展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她沉浸在书本之中时，便忘记了可恶的学校视察员，忘记了疾病和死亡的恐怖，忘记了寄宿生给家中制造的恼人的骚动。但是书本并不能驱散因母亲重病而笼罩在全家头上的乌云，玛妮雅热烈而虔诚的祈祷也阻止不住那日益临近的可怕事情的发生。

1878年5月9日，玛妮雅和姐姐、哥哥及父亲一起站在生命垂危的母亲床边，母亲清楚地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人世，她用尽最后力气看着她如此眷恋的丈夫和儿女，低声说出她生命的最后一句话：“我爱你们。”

玛妮雅又一次穿上黑色的丧服，这个刚刚十岁多点的女孩，两年多的时间，先后失去了母亲和大姐。她觉得上帝是这样的不公平，先后夺取两位善良亲人的生命。这可怕的打击使这个儿童失去了她这个年纪应该享有的快乐与幸福，但是玛妮雅并没有因此而绝望消沉，相反，多灾多难的生活环境培养了她的独立精神和坚强性格，使她成为一位不向命运低头的女性。

二、家庭女教师

1883年6月12日，玛妮雅中学毕业，因为成绩优异，她荣获金质奖章。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玛妮雅身穿礼服向同学们致告别辞，她得了一大堆奖品，这使她的父亲感到十分自豪。最小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她即将走上社会，选择一份职业。在此之前，辛勤苦读多年的女儿也该享受一下，于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决定让玛妮雅到乡间休息度假一年。这使她感到无比快乐，她暂离了喧嚣的城市，来到美丽、宁静的乡村，她和伙伴们到树林中去散步，玩起了童年的游戏。她们荡秋千、游泳、采摘花草，还学会骑马。这年冬天，她来到斯德齐斯拉夫叔父家里。她参加了狂欢节的庆祝活动，她兴奋地坐上雪橇，戴上面具，参加化装舞会。这个正值花季的十六岁少女，恢复了她活泼的天性，乡间多姿多彩的生活令她心醉，她在给姐姐布罗妮雅和女伴卡弄雅的信中描述了她快乐的心情。1884年7月，刚刚返回华沙的玛妮雅又接受她母亲过去的学生德福略瑞伯爵夫人的邀请，到她乡下的别墅度过最后两个月的假期，很快玛妮雅和姐姐海拉便来到伯爵夫人美丽的住所。周围是缓缓流过的河水，岸边的垂柳随风轻轻摆动，田野一望无际，多美的景色啊！更令她们兴奋的是伯爵夫妇为孩子们设计的花样翻新、名目繁

多的游戏活动，特别是在他们结婚十四周年纪念日，应孩子们的要求，他们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跳舞晚会。在这场舞会上，海拉和玛妮雅尽情地跳着，她俩兴奋得双颊通红，可爱的玛妮雅居然把一双崭新的紫皮舞鞋跳得掉了鞋底。这是这位伟大女科学家一生唯一一段尽情欢乐的美好时光。14个月彻底放松的休假之后，她精力充沛地返回华沙。

这时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搬入新居。父亲年老体衰，虽然还在学校任教，但已不再招收寄宿生。这样，全家人又可以坐在一起亲密交谈，或是一块研究文学。然而宁静生活的表面下隐伏着危机。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身为一家之主，常为自己无力供养儿女们到国外继续读书而自责，而他的工资又日渐减少，不久便只剩下可怜的养老金，因此，他的儿女们必须自己赚钱谋生，作为教师的后代，他们谋求的第一个职业便是家庭教师。这样还不满17岁的玛妮娅和哥哥、姐姐一样，加入华沙城内家庭教师的行列。这项工作不仅异常辛苦而且地位低微，当玛妮雅顶风冒雨赶到学生家中的时候，常常碰到这样的家长：让孩子的教师在屋子里等上一刻钟，而她的报酬是一小时半卢布。除去繁难的家庭教师工作，玛妮雅和姐姐布罗妮雅及海拉还参加波兰的知识界秘密组织的“流动大学”的定期聚会。这些聚会都是在私人住宅里举行。“流动大学”主要是以发展波兰人民的教育为己任，以反抗沙俄的愚民政策。那些充满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冒

着被捕入狱的危险，给走出中学校门，渴望提高文化的青年讲授社会学、解剖学、博物学等课程，他们还在一起传阅小册子和论文。参加“流动大学”聚会的学生听完课后，还要负责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别人，使更多平民能受到教育。玛妮雅的任务是给一个缝纫工厂的女工授课，为了使女工获得更多知识，她还四处搜集波兰书籍，组织一个小型图书馆，使女工能借阅到各种波兰书籍。除了作家教和到工厂讲课之外，其余的时间玛妮雅都用来读书写作。她广泛阅读各类书籍，不停地作笔记，她最喜欢波兰抒情诗人阿斯尼克的作品：“那你就抛弃昨天的空想吧，拿起知识的火炬，在几世纪的工作中去作出一种新成绩，并且建筑一座未来的宫殿……”这时候的玛妮雅只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追求知识。然而当时的波兰大学不收女生，如果想进一步深造必须到国外学习。玛妮雅和姐姐布罗妮雅的最大愿望是到巴黎求学，可是费用从哪里来？父亲微薄的薪水连全家生活都无法维持，姐妹俩半卢布一小时的可怜酬金，要想积攒起这笔费用谈何容易！自从母亲去世后，繁琐的家务便落在姐姐布罗妮雅身上，她要购买食物，制定菜单，还要腾出时间去教学生，而她内心渴望到巴黎学医，她一遍又一遍计算自己节省下来的款子，结果离预定的目标相距甚远。岁月流逝，年龄一天天增长，这怎能不使布罗妮雅万分焦虑呢？所有这一切，玛妮雅都看在眼里，尽管她也渴望到巴黎去，但她决定先帮助姐

姐。经过一番周密的思索，一个富于牺牲精神的计划在她头脑中形成。一天晚上，当布罗妮雅又像往常一样计算她的费用时，玛妮雅走到姐姐身边，向她和盘端出自己的计划。按照玛妮雅的设计，布罗妮雅先带自己节省下来的钱到巴黎上学，然后再由父亲和妹妹给她寄钱，等布罗妮雅毕业后找到工作，再将玛妮雅接到巴黎去读书。为了提供姐姐的学费，玛妮雅决定找一份能提供食宿的家庭去作教师，这样每年可得到400卢布。姐姐听完玛妮雅的计划后非常感动，但又不忍心让妹妹受苦，所以拒绝这个计划。她对玛妮雅说：“为什么应该我先走，为什么不换过来？你的天资这样好……你会很快就成功的，为什么我先走呢？”面对姐姐的犹豫不决，玛妮雅劝慰道：“布罗妮雅，不要糊涂！因为你是20岁，而我是17岁。因为你已经等了很久，而我的时间还长得很。父亲的意思也是如此，当然大的先走。”在玛妮雅热情而坚决的支持下，布罗妮雅终于动身到巴黎去了。

1885年秋天，17岁的玛妮雅身穿简朴的衣服来到职业介绍所，要求寻找一份年薪400卢布的家庭教师职业，以便开始实行她的伟大计划。不久，经介绍玛妮雅先到一位律师家教书。这是一户令人厌恶的人家，尽管有钱，雇佣5个仆人，但却连灯油都舍不得多用。一方面自己随意乱花钱，另一方面又常常欠帐不还。最令玛妮雅不堪忍受的是这家人的虚伪，他们当着人面口如含蜜，背地里却又极尽诽谤之能

事。玛妮雅因此而蔑视他们，没过多久，她便离开此处，转而接受一个远在下乡的家庭教师职位。那个地方在华沙西北，年薪是 500 卢布。1886 年 1 月，玛妮雅向父亲告辞，冒着严寒登上列车。一个刚满 18 岁的单身女孩，为了挣够学费，远离亲人，到异乡去教书，而她对自己新的工作环境一无所知，又担心自己走后父亲生病无人照顾，这使她感到十分痛苦。当列车启动后，这个坐在车窗旁边的坚强女孩，禁不住潸然泪下。3 个小时后，玛妮雅下了火车，又坐了 4 个小时的雪橇，傍晚时分才来到她的新雇主工先生和夫人的住宅。他们夫妇友善地接待了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工夫人将玛妮雅带到二楼事先为她准备好的房间，新的生活从此开始。

工先生和夫人有 7 个儿女，3 个儿子在华沙念书，玛妮雅负责教两个女儿布郎卡和安雾亚。她每天工作 7 个小时，其余的时间便是读书。她的工作是乏味的，常常要耐住性子，设法使她不守规矩的学生按时起床，在与旁人谈话时，必须非常谨慎，遵守自己这种身分的人应该遵守的礼节。一个年轻女子，远离亲人和朋友，孤独地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言语行动都得小心，不越雷池一步，这对于玛妮雅来说是相当艰难。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玛妮雅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当她看到附近乡村农民的孩子不仅穿得破烂，而且大都一字不识，她便产生帮助这些孩子的强烈愿望。她要教他们学习波兰的语言文字，要他们知道波兰民族的历史。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工夫人，得到她的支持后，便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1886年12月，她在给表姐亨利埃特的信中描述自己工作情况：“我的农民学生的数目，现在到了十18个。当然他们不能一起来，因为我应付不了，可是就这样我每天也要费两个小时。星期三和星期六我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连续5小时。……我教这些小孩得到极大的愉快，得到极大的安慰……”这样一来，玛妮雅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白天，她要教工先生家的孩子，尽家庭教师的职责，晚间，她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等待着那些天真朴实的农民学生。她借来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以便他们可以学习写字，她还从自己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钱中拿出一些为他们购买笔和本。一方面尽力去教给别人知识，另一方面自己还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她每天都在书桌前读到深夜，没人去指导，她在知识的山峰上顽强地攀登。她也常常碰到困难，但她从不退缩。为了多学习多工作，她虽然睡得很晚，但每天早晨六点准时起床，有时读书读得非常疲倦，她便改作代数和三角习题，她以惊人的毅力勤奋地学习着。不久，工先生的长子卡西密尔从华沙回家度假，他的到来，给玛妮雅的生活激起一阵波澜。

卡西密尔在华沙读大学，当他回家度过几个假期后，与玛妮雅逐渐熟悉，并且开始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在这位年轻的大学生眼里，玛妮雅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她不仅模

样周正，风度优雅，而且机智灵敏，她能出口成章，跳舞、滑冰、骑马样样俱通。她举止得体，因而赢得工家人的尊重。工先生常常同她一块散步，工夫人也对她倍加爱护。卡西密尔看到父母都这般喜欢玛妮雅，便觉得自己这场恋爱必定得到父母的赞成。而玛妮雅也很快爱上了这个风度翩翩的大学生，两个年岁相当，互相爱恋的年轻人甚至开始商谈婚事。然而当卡西密尔挺有把握地征询父母意见时，出乎意料地受到一顿申斥。工先生和工夫人认为：他们的儿子应该要一个门当户对，有家产的女子为妻，这个家庭女教师虽然很有教养、讨人喜欢，但决不能作他们的儿媳。他们决不能容忍儿子与一个一文不名、身份卑微的女教师结婚！父母的责备和大发雷霆，使这个性格软弱的大学生为难、退缩，而玛妮雅也因自己恋爱受挫感到十分痛苦。按照她倔强的本性，她会马上离开工家，但是为了布罗妮雅的学费，她又只能忍耐下去，因为这样的报酬并不是随处都可以找到的。为了维护自尊，玛妮雅保持沉默，可她内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她甚至一度情绪低沉到了极点。她在给表姐亨利埃特的信中这样写道：“你问我的计划么？我没有计划；或者不如说，我的计划太普通，也太简单，不值得说。我是得过且过，到了实在不能过的时候，便向尘世告别。”然而玛妮雅毕竟是玛妮雅，因恋爱失败而带来的消极与失望并没有缠绕她多久，这个刚强的女孩很快便走出痛苦的泥潭。她又开始给家中的亲

人和朋友写信，不是向他们诉苦，而是设法安慰他们的不幸，例如当她得知表姐生下一个已死的婴孩后，立即写信去安慰她。玛妮雅天性中最可宝贵的便是她始终奉行这样的原则：“不要叫人打倒你，也不要叫事情打倒你。”

1888年4月，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拿到养老金。为了帮助女儿们求学，他接受了一个儿童感化院的工作，尽管工作环境不太理想，但报酬较高。他得到这份工作后，立即每月从薪水中拿出一部分帮助在巴黎念书的布罗妮雅。有了父亲的资助，布罗妮雅立即告知玛妮雅停止寄钱给她，同时布罗妮雅又请求父亲从每月给她寄去的40卢布中扣除8卢布给玛妮雅，这样，玛妮雅才开始增加自己的积蓄。与此同时，玛妮雅在工家的工作也即将结束，新的一年开始后不久，她便离开工家，应华沙大实业家之一F家的邀请前去应聘。在这里，玛妮雅首次领略奢侈生活。F夫人娇美而富有，她的衣服要到有名的女装店去订做，她有数不清的珠宝，她家的客厅里还悬着她身着晚装的画像，她喜欢玛妮雅，带她参加所有的舞会，并且四处称赞她。在F家中，玛妮雅过着一种轻松、平和的生活。

1890年3月，玛妮雅忽然接到布罗妮雅从巴黎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中告知玛妮雅她即将大学毕业，而且准备结婚，婚后在巴黎开诊所行医，她要求玛妮雅做好到巴黎求学的准备。她说：“现在，我的小明妮雅，总应该有一天你要

作出一些成绩来，不能把你的一生完全牺牲掉。若是你能筹划几百卢布，明年你就可以到巴黎来，住在我们家里，这里有你的住处和食物。……”接到姐姐热情洋溢的邀请，玛妮雅不但不感觉兴奋，反而犹豫了。她在给姐姐的回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我曾像梦想灵魂得救一样地梦想过巴黎，但是我早已不再希望能到那里去。现在有了去巴黎的可能，我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使玛妮雅产生顾虑，不愿马上前往巴黎的原因很多，她离不开年迈的父亲，她还想帮助哥哥约瑟操持婚事，还忙着为姐姐海拉寻找职业；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隐密的原因，就是她与那个大学生藕断丝连的感情，尽管卡西密尔·工的父母反对这桩婚事，但玛妮雅相信他俩依旧彼此相爱，她希望有一天，卡西密尔能够勇敢地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因此她等待着最后的结果。1891年9月，玛妮雅去喀尔巴阡山的察科巴纳度假，并与卡西密尔·工会面。在这里，卡西密尔再一次重复他对家庭阻碍的恐惧与无奈，从他开始认识并爱上玛妮雅至今已有5个年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这个软弱的青年始终没有勇气冲破家庭的阻碍，和相爱的人幸福结合，他只有一遍又一遍诉说自己的犹疑与无奈，这使玛妮雅越来越失望。她不能再在毫无结果的等待中消耗自己的青春，她已经不再是一个来日方长的少女，她已经作了6年家庭教师，再过几个月，她便是24岁的女子了，她再也不能忍耐下去。在与卡西密尔·工的最后